呂子評語

呂子評語正編卷三十七

孟子盡心下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章

首節

章世純文云云評干子譏其引據義例謂不能盡處且未知春秋書法果如是解否是也然此題不必案以斷義則無字如何判決若必欲求春秋書法之果如是解而後下語則三傳俱可疑議又何從得真解也但求其理不悖於聖人之道耳

孟子曰盡信書章

孟子教人信書貴得其大意不要字句上去傅會且如咸丘蒙說北山之詩其始似拘然遂使天下以臣父爲可其終則賊故謂一盡信則不如無耳今之後生輕於非詆先儒村學究便思著書

翻案須知孟子究不曾抹却血流漂杵何也。

首節

唐順之文傳疑本史氏之體容非綜核之眞愛憎出一時之情或有揄揚之過評講出文勝則史之故見古來文章定有過實處理本如此文蓋學者誦其言而斷之以理無病於書也評把柄在此。

差在盡字不在信字所以盡者胸無是非也。

不盡信者正爲信之篤也。

孟子正恐人不信書而言讀書當得其大義所在若徒求之辭句反以小者惑其大者矣謝上蔡博學史傳程子謂其玩物喪志及見程子讀史書字句不遺也以爲疑後乃悟此理但舉以教學者正可與此意參看程子改大學古本朱子辨詩序此能盡

信書者也。伯安舉良知而非非孟子之旨，舉致知而非非荀子之義
此不信書者也。會得此意，方不負孟子此章心切，
孟子此章，專爲不善讀書人害道說法。一種拘文牽義，支離於字
句而反病大旨。如近世蒙存淺達等講章是也。其一種穿鑿破
碎。自以爲得古人不傳之奇，而深害於道。如鄰敬之經解，季本
之私考，近日黃石齋之易象正洞璣等經說是也。此皆就文字
生病，即可以本文正之，其害猶小。至若陰主邪異之教，而陽借
聖賢語言文字以飾其說。如致良知，體認天理，主靜，知本，慎獨
體等宗派。言皆聖賢之言，而理非聖賢之理，惑亂至此，雖明眼
難辨。害道乃不可勝言矣。然其詖淫邪遁作用，總止在語言文
字之粗跡上生狡獪。而今之學者，於聖賢之書，亦止在語言文
字之粗跡上作生活，聞其說便似與聖賢之書無異，鮮不靡然

信之而反不信正學者皆緣於義理無見而讀書但知有語言文字之粗跡也。若能於書之義理是非。研究得聖賢真正指歸則一切語言文字皆有下落。誰能改頭換面以惑亂我哉。孟子所戒。止爲盡字不好。不是教人不信書。盡者。正指語言文字之粗跡。雖經傳不能無文法之病。讀書不於義理是非上斷之。將語言文字之粗跡。與聖賢指歸。混淪不分輕重。則必反因粗迹而疑及指歸。如泥血流漂杵。必疑武王之力爲不仁矣。即讀此章書者。亦須見孟子指歸。而不執語言文字之粗跡。不然。如陽明謂反之吾心而非。雖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信也。彼直是不信書耳。遂爲無忌憚之言。豈非不如無書一句粗跡誤事耶。

吾於武成節

於世務而講斡旋者。必小人也。於學問而講斡旋者。必小儒也。如

孟子云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一何光明磊落直截痛快作文者曲爲之說曰不盡信正所以盡信意若孟子此言有所太甚而必待我之爲斡旋者吾不識孟子何如人而待公等斡旋耶朱子之於禮斷然不信古本大學於詩斷然不信小序何嘗依違躡嚅于其間哉其所以不依違躡嚅者以其務求此理之當初非有立說糊桼之私意存焉也惟陽明肆詆考亭而又恐天下之疑其異而不之信也乃爲晚年定論以斡旋之改竄割裂以就其說思以塗天下之耳目即此爲欺天罔人矣尚何論其學乎佛氏著說多援聖經闢邪如韓歐程朱反扯入護法伽藍宗杲謂張侍郎云足下得此把柄入手即用儒家言語改頭換面接引後學去無非此故智吾故曰凡講斡旋者必小人小儒也

孟子不盡信書。必有深信處。今試讀武成篇。諸公且道孟子所取二三策安在。

仁人無敵於天下節

當時必有爭地殺人者。藉口武成。故孟子發盡信書不如無書之論。人皆貪發首節。輕點末節矣。失僅文義耳。而關係不小。所以辨也。

孟子曰好名之人章

當時好名人難辨。能讓千乘。安得不驚世。若近日何用如此。口談性命之人。皆失色于簞豆者也。其妻子生徒且心鄙之。況能欺天下乎。然雖高低迥絕。總只是此一點心腸裝扮。古之名高。則好者亦高。今日名低。則好者亦低耳。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章

此章專就聞風興起處指出清和之聖將來鼓舞天下人。自古未有以聖人目夷惠者。有之自孟子始。當楊墨鄉愿陷溺頹靡。非得一番振興。不足以救之。惟夷惠行高迹著。以之廉頑立懦寬鄙敦薄。效速而及廣。故專舉以立之表。是孟子千古特識。此章之微旨在此。但有揚而無抑。故不但與養氣大成二章之論不同。並與隘與不恭章專論夷惠者亦別。看朱子答問兩條。正發明所以不及孔子之故。非於此章補足願學意也。隘與不恭章言外有願學意。此章並無言外。百世之師。正極力推崇以鼓舞人與起。若言外別出不足之意。並令全理索然矣。然則孔子非與起百世者乎。看孟子凡說聞風。但及夷惠。而不及伊尹孔子。伊尹有事功。不用風。孔子道大。不可以風言也。聞孔子而與起者。止有一孟子。後只有程朱耳。豈可望之人人乎。惟夷惠以高

行偏勝至聖人。故有風。風便易動人。春之和。秋之清。皆風也。故變化萬物最速。四時元氣流行。豈得以風當之哉。故此章言外無孔子。

論夷惠。有指其弊言者。隘與不恭是也。有比論聖人之極者。願學孔子是也。有引其同道者。趨一是也。有微顯闡幽以見各聖未嘗不全者。柳下之不易介。伯夷之不念舊惡是也。各章自有義絕不相通。此章不但不指其弊。不論其極。不引其同。并不闡聖德之全。正要就他偏勝處。見其制行之高。足以感動百姓耳。

孟子學孔子而屢歎夷惠。何也。朱子曰。薑桂大黃。雖非中和。然去病之功爲捷。參苓芝朮。有養性之益。而緩急伐病。未必優於此。所以屢稱夷惠而不及孔子也。今日人品文字。皆不能卓然有所樹立。而輒講渾融圓活。正犯麻痺狂譫之疾。非大有以滌盪

之雖參朮不能補益也。

孟子此章意致淵遠。何句別有精思。不可捉摸。

即今日便是百世之上。但不曾答耳。二程十四五脫然欲學聖人

朱子自少謂聖人可至。今人那有此志識。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章

此章大意是解釋仁道二字。歸重人身爲正。從來有重仁字者有重道字者。有重人字者。重仁見此理本然親切。重人見責重踐形意。朱子兩下互說。正是合字之旨。故二說皆可。若重道則是倒說。非本義也。言字固重。然論之如是體之亦如是。非有二也以仁之理。合於人之身。有人倫日用之事。即爲君臣父子之道人不合仁。無從爲道。不合仁與人。亦無從言道也。至講章謂上句未有合意。至下句方合之。以見所以爲道。其說極支離。離求

仲遂謂首句便自合矣，何必屋上架屋，其儱侗更甚。仁也者人也，此句說道理自然，人必合之而後為道，必合而言之而後明其為道。首句中連合字也說不得。

仁與道分合處尚易解，仁與人分合處最難說得親切。不難在合併，難在分析。仁字、人字、道字，各有本位。

此與中庸仁者人也義絕不同。看中庸下句，便云親親為大，又對分出義理來，故人字指生意愛理而言。此下文云合而言之道也，可見人字指所以為人之全理而言。看白文自分明，令一概作中庸義解，不但仁字誤，并道字亦說不完全矣。

仁者所以為人之理，人身乃仁之體質，以此理合此體質言之，方見得道理出來。

陳際泰文　合性與知覺有人之名，合虛與氣有道之名。評　張子言

心。故曰合性與知覺。人則兼形體矣。虛與氣是性之名。非道之名。此皆不懂先儒之理。而妄為改換。斯不通矣。

艾南英文 道也者。物恃以通。通物無私。而名之曰道。**評** 仁者所以為人之理。合而言之。便是率性之謂道。都就人身本然而言。非謂道於人物也。只坐看得仁字粗淺。以因緣交接為道。竟將此理都說在外面。如其言。將都坐一室。不與物接。則竟無仁無道耶。

金聲文 其自為合也。超其環外。可以出世。而游其環中。亦即可以經世已矣。**評** 此是和尚胡說。出世經世。原無分。且世如何出。只有涅槃耳。

附此章文

體仁即所以盡道。貫于人見其合也。夫仁與道。皆因人而得名者

也知所爲仁即知所爲道矣言者宜得其合哉嘗謂上下定位使無人焉成能于其中則理之斷滅可以不設又安有紛然不一之名哉惟予茲貌焉混然中處聖人因爲之推其所由生曰是有其本然者焉性始之德不一而統之以仁仁兼衆德也又推其所由成曰是有其當然者焉日用之理不一而統之以道道涵衆理也聖人又何樂乎多爲之名哉固欲人返而得之即推而行之已耳乃名立而說紛孳爭乎其名而漸生其命名之實於是乎人與仁離即仁與道離不寧惟是並道與仁離異流者起病支離之學而且謂聖賢文字之鋼也豈非言者之過哉蓋天下物在而則擺焉未有物之先見則之一神既有物之後見則之兩化要亦爲之論晰則然而使無是物則則亦難稱固無分先後者也氣形而理付焉觀氣於至虛得理之冲漠觀氣

於至實得理之流行。要亦爲之研究則然。而使離是氣則理亦難見。固無分虛實者也。今欲明所謂道。當先明所謂仁。仁必極乎廣被。此猶從施暨言之也。百骸之理。而疾痛之必應。此憯怛惻隱之所自生矣。別聲被色。無不見天地之心。有返觀而識其充周耳。仁必驗乎散殊。此猶從推致言之也。一體之私。而愛養之必至。此太和變化之所各正矣。血氣心知。無不通性命之故有當前而悟其純全耳。蓋仁也者人也。仁之理虛。必附於人以自著。而究當仁所得者之處。又不可以仁名。抑人之質滯。必存其仁以自全。而及夫人當既全之時。又不僅以仁繼後之人。遂欲於人之外求仁。而又於仁之外求道。此所謂言者之過也。夫仁以體道。而所以能體者。惟人爲之凝聚也。故就仁而言。元善一虛位耳。合之於人。則遇尊而作忠。遇親而作孝。羣倫政教之

大皆吾心不煩擬議之端即吾身不容闕畧之事非體用之一原哉人以弘道而所以能弘者惟仁爲之曲成也故就人而言絪緼一游氣耳合之於仁則曰明而及爾出王曰旦而及爾游衍經曲威儀之細皆吾性不假强合之迹即吾學不能損益之天非顯微之無間哉故不知其合豈惟仁也由仁之有裁制而義出焉由仁之有品節而禮出焉由仁之有知覺而智出焉由仁之有貞固而信出焉言之將不勝其分苟知其合止有此人也義即人之所宜也禮即人之所履也智即人之所知也信即人之所守也亦且盡歸於一無非仁也無非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章

首二節

趙衍說今所貴乎士者何也以其爲聖賢所取則不復爲庸衆所

子〔評〕今人欲兼收之宜遂不爲聖賢所取也

或謂青天白日奴隸知其淸明孟子此言終是激論此其說尤與於小人之甚者也吾試以後事論之自漢以來道莫盛於考亭而考亭至今不理於口矣自宋以下禍莫烈於新建而新建至今理於口矣且如論朋黨東漢之世以李膺范滂爲是其得更理於曹節王甫之口乎如論儒釋吾以儒爲是其得復理於釋者之口乎人惟以理於口爲純粹中正于是乎門戶始有調停兩是之說於學問始有異同合一之說此非小人之尤者乎故吾直斷以爲世之爲聖人者斷斷乎未有或理於口者也然斯言亦且攖衆喙矣

詩云憂心悄悄節

孔子之苦。孔子知之。文王之苦。文王知之。

善學孔子文王者。當學孔子文王之自理。此是孟子言外正意。不然。則是人言不足畏也。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章

顯子龍文云云。評昭昭在明明德上說。使人昭昭。謂教化之行。即新民也。非止謂明事機齊號令。大樽有慨于崇禎間時局而為言耳。

自私用智非昭昭。

陳臻問曰齊餽章

陳臻亦疑不可。其不可從利害來。孟子自有其不可。此不可從是非出。是即喻利喻義之辨。亦即為己為人之分。今人纔開口纔舉足。便只有一箇成敗利鈍橫於胸中。如何得人品事功耶。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章

此章專爲當時談性命者。如告子一流。竟以氣即是理。一滾說去。不復知其分處。其弊至以人欲爲天理。如今日之講學者。兩兩開說分明。若子不謂謂字極重。

原是道性善。與闢生之謂性之旨合。

道理愈分析則愈明。如性命本是一原。被孟子判作二。又將性也命也不謂性不謂命爲作四。辨析究極。如繭絲牛毛。一針不亂。則道理自切實。而所謂一原處更分明矣。

讀孟子此章。方知程朱理氣分合之義的確不可移易。

章世純文云云。**評**只一箇性字沒欛柄。以下道理總無準的。有時道着便住。有時亂道便謬。此病于子說他讀書未廣。彼却不服。只是他看得孔孟程朱。與老莊瞿曇達摩儀秦嵇阮。及近日陳

獻章王守仁李贄等說數總是一樣可彼可此絕無是非邪正或反倒亂亦得則讀書越廣越不可救矣此病不止一人正嘉以後文人學人無不爾也。

首節

須見不謂性即是天理當如此不是君子強制天性也。

仁之於父子也節

只義便是性非義之上更有性也是則從非則諫可則進否則退明則良昏則死之類乃所謂義非血性真切之謂也人於義字看來終與仁字不同即告子內外疑關也。

中庸尊賢爲大義也而下節更云不可以不知人蓋尊不難尊非所當尊則義失故必重在知人知人即智也智帥賢說正是此義。

智之於賢者如晏嬰不知孔子豈非命耶。

孟子一部書只是有性不識命佛老荀揚都見不透此所以亂道後來昌黎爲性有三品之說雖稍近理然到底只說得氣質之性耳。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章

可欲之謂善節

孟子說天爵便云樂善不倦樂善處正是人性之同性善故也從此到聖神亦只是善上做去然善在天下爲實理而在人爲實心有實心則實理始爲我有此孟子道性善而又必稱堯舜勉人之本有也。

可欲從公共自然處說來乃得其妙此所謂本天也。

義重可字可字從公共自然處看離可字講欲字便多混說矣。

可字與欲字拆離不得。
陳際泰文語善而待去欲。是無以御欲。而用於有欲者云云。**評**此欲字。却混私慾之欲。不可與可字粘連者也。如其說便入二氏宗旨矣。**張受先**題竅我心者二十年。今日始解得。**評**大士此文語語流露教外別傳。與柴柵纏繳之旨。總以無善無惡爲極則。勉強附麗儒門之說。直是挂搭不上。看受先評。可知當時一班名士。總不離禿丁位下求方便。言之可哀。
之謂善三字語氣。原指人品名目。註中天下之理四字。解可欲二字耳。故接句即下其爲人也。縂句則可謂善人矣。淸出本義。只講天下之理。不帖著善人。則不知孟子之所指矣。

有諸己之謂信節

有字從善字來。

其人便謂之信。

大而化之之謂聖節

自大至聖，相去尚遠，貫有工候界級，可見到聖與神，其辨甚微。不得強分兩等。

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節

不可知，兼內外說。

不可知，故曰神，非如神之謂也。

陳際泰文 天下有畸人焉，妙其一偏，且與來事為通也，云云。**評** 不可知專指此，在具端亦淺陋矣。且此豈聖之一偏。○神止言其妙，妙止謂其難測耳。大士意中便以鬼物幻術相形類，何其陋也。

樂正子二之中節

二之中中字。在合縫之處。卽離之間。精進入刻刻在中字中。但地位則日異耳。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章

此章說盡聖賢婆心。非鉗椎籠絡作用之比。

從來異氏有箝椎棒喝之法。勸誘籠絡之術。而吾儒無有。所以智愚強弱之民。盡爲彼所收。而反以儒爲淡泊也。然爲所箝椎棒喝勸誘籠絡之民。而使其一有悔心。則未有不反而以吾之淡泊爲有味者。何則。人之本心。不可泯沒而先王之法。又皆待以至誠故惟在受之者有其人耳。特疑孟子時。闢楊墨者惟一孟子耳。孟子方患天下之不能距楊墨。故大聲疾呼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奈何卽嫌其太甚乎。不知此正如捕盜之劇。方其追跡掩擊之時。諄諄戒諭。勿令殘殺。便要打算所以受降

編遺之法耳。

【趙衍文】昔之楊墨，類多堅忍不拔之操，足以自有其千古，其氣方張，則其徒日盛，故雖勢孤援絕，而身不辭好辨之名。【評】待此等人只有一法，曰殺耳。朱子看五祖六祖像，以爲必作綠林者，謂此。【又】今之楊墨，漸有渙散無聊之象，相與危疑而莫定，其勢已衰，其情亦已竭，則惟脅問行知，而功已在能言之列。【評】此等可憐，待之亦只有一法，曰受耳。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章

三有原是常額，其變通全在用緩耳。

用一緩二，上三句中本具，不是舊例並征，君子爲之更張加恩也。只因後來一時併取，民力不堪，故孟子言此意中先有用二用三而發。

或云以催科爲考成爲有司者知愛功名不知愛百姓萬曆間江陵相公爲之倡也此言眞可痛然吾聞當時有司尚有寬法以逃民者朝宁亦不之罪也後來有加派有預征而民始不堪矣然吾見尚有漏網之頑民也後來良善無絲毫之敢逋而官蠹豪猾侵蝕動以千萬而民更不堪矣

天下賊民酷吏不消他惡只急公奉法四字足以殘殺天下有餘罪則歸君利則歸已美官多錢皆以一路之哭得之考成課最繇此其選也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章

或問之曰節

殆非也看下一殆字滿肚皮疑團不解在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章

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節

不忍不爲二字。尚渾淪。又就其中指出最淺近平易者。令人箇箇承當。無可遁脫處。

金聲文 充之而朝廷之上。可以禮樂刑政殺民物。草野之下。可以學術議論殺人心。凡恣一身一時之快。而不顧天下萬世之流毒者。莫非害人也。評 僅知此義。奈何先生又勸人讀傳習錄耶。得毋認賊作子。反以正學爲頭敵耶。篇中句句追人人心去。緣其於已分上。實曾用工夫來。不同勦襲欺人者。然極其微妙痛快。却只是黄梅老婆心。與孔孟原頭有別。又不可不知。

此節緊承首節仁義。並起充字。下兩節。則又因充無穿窬之義而極推之。

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節

無受之實有氣上事。有理上事。孟子所發明。專指理耳。氣之無受。

不可充也。充之則必至於盜賊叛亂。豈無穿窬之心之所推乎。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章

首節

不可言近守約。亦大有習氣病源在。

須知近遠約博。原只一理。此而字實義。而字若爲作神妙奇特。便

非。

他處而字。勢側重在下半截。此處而字。勢歸重在上半截。蓋非謂

近約者貴乎遠博。謂遠博而即在乎近約。乃所以爲難也。如此

緩點得善字醒。

守約而施不博。約非其約。施博而不本於守約。博非其博。兩邊打

落。方見此節而字之義。

君子之守節

陳際泰文 天下之事。不可以相擾也。必受之以廣大。居之以深靜。云云。評 此黃老之言也。堯舜到底只一箇恭己耳。究 侯何另衛。臣盡既宜。而獨以祭祀禮樂爲政事焉而謹持之。評 約處豈在此。脩其身須有眞實工夫本領。天德王道。是甚精微。却只說得恁樣粗淺。可見朱子告君必正心誠意。後世秀才猶厭聽。何況當年孝宗也。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章

動容周旋中禮者節

非以干祿。不過極言其自然無意耳。非從得祿起論也。着眼只在祿字。故是秀才小見識。且此下二節。已離堯舜湯武言矣。膠住堯舜立說。則哭死而哀句。如何帖合唐虞事實。下節亦難着湯

武身上也。

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節

此命字。指氣數之命言。非性命之命也。以漸近自然爲解。乃至命。非俟命矣。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章

實見得夫子溫良恭儉讓之意。方識此泰山巖巖氣象。若徒作虛驕客氣。則戰國縱橫之士。如顏蠋王斗之徒。亦能爲之。彼其意中正有大人之赫赫在。如醉人之必强謂不醉耳。又何嘗藐也。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章

此欲字。非嗜欲沉溺之欲。即口之於味也一節道理。孟子所云性也。堯舜所云人心也。乃凡人之與生俱生。雖聖人亦必不可無者也。故謂之寡。寡者。謂不爲其所誘溺沾戀。則道心爲主。而仁

之於父子一節道理不走作乃所謂存焉者也謂之有存焉者不止是虛靈不測之物存有與之存焉者于荊川文所見亦止到得虛靈不測邊往其答王遵巖書自謂四十年前所聞於經書師友與其意見窺測者皆為腦聲聽話於是放捨抹撥見得些影子原是徹天徹地靈明混成東西至謂孔顏一生工夫只完養收攝得此物其說之可笑如此故知明明德不講得止至善一綱領斷乎破漏圖賜翻瞞幾求有不跳入鬼窟者也

須知口鼻耳目四肢渾是一團天理纔說欲便是不好此與虞書人心不同故周子之說謂寡欲之又寡以至于無而朱子又曰只漸減少便存得此心則周子之說固精而朱子之說又較穩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章

狂者又不可得節

楊以任文狂又窮於天下云云評因萬章問在陳之言止及狂者孟子引孔子之言兼言狂獧故又發明此說非揣量世界至此也不可得明說孔子求其人而不可得如文中云解爲狂者不得行於天下聖人傳道豈因天下人不可而遽思別授哉且又不可得從上中行不可必得說來故曰又如所云則中行亦天下所窮耶不辨而知其謬矣

楊維斗狂者又不可得此何回護甚難上云琴張曾皙牧皮皆狂者也此云又不可得將置諸賢於何地評琴張曾皙牧皮固狂者一流然終不知所裁不足以與大道之傳故曰不可得此句又何須回護如顏子早夭不及見其大成即不算與之不然不得中行句又置顏子於何地

曰何以是嘐嘐也節

人鄙看鄉愿做庸鄙一流非也其見頗高其術甚狡以庸鄙之言行愚弄煽亂天下耳老釋正得此秘故易於動人因思嵇阮之徒似乎狂狷行徑也只是鄉愿法嗣與狂狷正自背馳皆從生斯世也爲斯世也此二句得宗者也

君子反經而已矣節

君子原兼堯舜孔孟言堯舜有堯舜之經正孔孟有孔孟之經正以人因見原民字便將君子專屬有位者偏矣玩通章與下章自見此全部孟子歸結微旨也

反復之也正復其所也聖賢大聲疾呼驚世震俗到得此理看明原是人人所自有不是聖賢別將一件換去也不是別有所分併改加減於上面也惟其如此憑他管商申韓儀秦佛老告子象山公甫伯安百般煽亂日新月盛到底澌滅他不得今日提起

便在。只恨無君子反之使正以奏興起之功耳。

經在天地間。亭亭當當。本無不正。只緣異端惑亂之後。故必反之而後正耳。

正字中分量亦復不同。君子反經。必須到盡處。方是孟子之所謂經正如漢以後。闢二氏功。莫大於韓退之。然於經尚粗。有正不盡處。必至程朱而後謂之正。即程門弟子。於經亦微有不盡處得朱子爲之詳辨。而後無所不正。故反字在經字上。正見人人可以用力。反得一分。即有一分之興。至正字在經字下。非孔孟程朱之功。不足以當之也。見地到此者鮮矣。

難處只在經正民興。到得無邪慝。却是一滾話。觀註自明白。

經正民興。原在辨明學術上說。玩註下是非明白無所回互八字則正與都就知一邊看。若泛作政教感化講。失之遠矣。反經之

任堯舜與孔孟共之。能言距楊墨者。即君子也。吾輩今日猶得執此理以闢邪說。亦賴程朱一番經正耳。

經與民原流合一。故正與興氣息相關。此即性善之旨也。正者正其說。興亦興其善。君子不是別有箇道理。只就此中分辨出似善而非者耳。異端之亂道。亦未嘗敢道箇不善。故只好說箇無善無惡爲本體也。今人動云。佛氏亦勸人爲善。陽明亦教人爲聖人。然則墨子一書。亦言脩身尚賢以治國平天下。同是堯舜。同非桀紂。韓退之且取其說矣。何以孟子獨斷箇無父禽獸之極罪乎。故後世講學。只是是非不曾分明。纔不分明。便經不得其正。身入於邪慝而不自知其非也。只在似是而非處反之爲正耳。

今人最怕是是非二字。一切要包羅和會。圓融合倂。纔辨白分明。

便曰矯激曰刻露。凡做文爲人。無不如此。甚至三教必求合一。朱陸必求同歸。推其意。亦揚墨告子。與孟子不分優劣爲得。此正是鄉愿之術。中於人心淪肌浹髓。不可破。看孟子一生用力。亦只於是非二字分別得盡。其所謂經正。亦不許似是而非者絲毫假借夾帶過去耳。

註中興起於善最宜玩。善即經也。富強之說精。則民興於功利。禍福死生之說精。則民興於二氏。科甲之說精。則民興於時文。造化巧宦之說精。則民興於無恥。彼皆發憤竭力以圖之。未始非興也。但不興於善耳。

衆皆悅之四字。便是興字命根。要之庶民原無日不興。悅鄉愿處亦誤以爲善耳。而不知其非也。若有眞善式樣示之。其悅更可知矣。孔孟不再。無怪其惑于佛老。程朱不生。無怪其溺於陳王。

天下紛紛。總緣未得箇反經君子耳。於民乎何尤。

或云經正則庶民興句。是過接語。只宜輕點。予不謂然。君子與邪慝所爭者。正此庶民耳。即以文字喻之。今日俗爛墨腔。不顧書理。相習成風。此邪慝也。只爲天下秀才。隨人脚跟。不能知恥自振。此庶民不興也。有識者從而變之。思得一二實學奇才者出。使之翕然興起亦甚易。此孟子好辨正人心本懷。即孔子思狂狷至意也。

毀狂狷者。只有鄉愿。破鄉愿者。亦必須狂狷。望君子曰反。望庶民曰興。皆奮發振起之象。即思狂狷本意也。稱夷惠爲百世師。能興起人。而不及孔子。朱子謂治閭巷危惡之候。姜桂大黃便予參朮。正是此旨。

所取于狂狷者。也只爲興之打頭耳。

此章原論狂狷。因及鄉原。因及邪慝。邪慝二字。包舉楊墨與諸異
端說客者流在內。故註云鄉原之屬。
章意只是論狂狷而及鄉原。鄉原者。狂狷之反對也。狂狷似偏。而
實近中道。鄉原似中道而實爲賊。故反經經正。專指鄉原言。至
邪慝句。則所包者廣。註所謂並起不可勝正者。日新月盛。其出
無窮。而吾學既明。則衆邪皆自滅熄也。人于經正。或泛說異端。
及照邪慝。則反粘煞鄉原。皆未得其義。

典言 孟夫子實見戰國以後士大夫。陷溺已深。不可與入賢聖之
道。漢興治法不純用儒者。轉見敦厚。讀萬石君傳自見。唐用詩
賦。宋尊經學。士氣愈盛。德業愈衰。明初深見及此。遂舉人材。彷
彿孝弟力田。多有布衣徵爲尚書者。矯枉如此。尚致後來文弱
之弊。孟夫子一眼爍破千百年盛衰氣運。今日合徵聘而襲制

舉誠未見其可也。〔評〕士大夫陷溺深。不可與入道。正爲無眞識者儒者耳。漢興之鄙陋。卽戰國說士也。叔孫通公孫弘阿媚之徒也。萬石君與其子建慶雖稱孝謹。一味阿世取榮。正鄉原的傳。史遷與微巧之筆。不疑處謂之周仁同傳。深譏之也。然則漢治之卑。正爲用鄉原。不用儒者耳。經學明於宋。而宋實不能尊用之。彼衰豈可與晉之淸言同案哉。從來事功人品之壞。皆由學術之不明。制令雖尚程朱。而士大夫講學者。叛之若讎敵。卽嘉隆以來講章制藝可見。此經不正而邪慝興。釀致生民之禍。制舉雖非不易之良法。然實非其罪也。今不明正學術之是非。而欲罷制舉。行徵聘。吾見一班有錢不識字鄉原。彈冠上場耳。曾何補于治道哉。

此章反經。以孔子之是非爲宗。以入堯舜之道。下章卽繼以列聖

相傳之統由堯舜至孔子，則反繫君子。其任固有所屬矣。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章

聖人每五百年一興，天地氣運使然。顧天地之氣運，亦有厚薄。堯舜湯文皆在上位，是值氣運厚時。及周之衰，孔子不王，是值氣運薄時。天地反承受聖人不起耳。

所知之道一也。時位不同，則其所以聞知者自異。

聞知見知，確自有授受源流。雖孔子不自居開創。

見知聞知之分，大段有不可曉。朱子謂以同時言之，則斯道之統臣當以君爲主。以異世言之，則斯道之傳，後聖當以前聖爲師。大義已盡。近時講學，必系師傳正脈，異端密室傳帕之習。不過以此爲標榜招牌耳。實與聖學無干。學者不爲其所惑可也。要知上幾節文勢，直注末二句，是孟子歎道統之無屬，而隱然有

自任之意。

凡邪教密傳。非大道之公。故必以衣鉢源流爲証。聖人之道。若大路然。不必有所付受爲支派也。其揆果一。則千歲千里。若合符節。所行所言。天下後世。皆可共質。如其不然。雖親依賢者門牆於此事無毫髮交涉也。

孟子生平願學孔子。至是已得其傳。是有不得而辭焉者。故雖歷敘羣聖。而語氣只重在末節也。

呂子評語正編卷三十七終

呂子評語正編卷三十八

楚邵後學車鼎豐雙亭氏編次

中庸

天命之謂性章

首節

【講義總說】子思子有見于世之學者不知道之所自而以爲無諸已而强諸人也故推本言之【語】三之謂緣起亦是一部立言源流。

晨川三作其一用意在第三句蓋異說分裂都在教上起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反以聖人之道爲外鑠故子思立說以辨明聖教看上兩个之謂正爲第三个之謂而設其二用意在第一句羣言淆亂總不知天因疑及聖教知天則下面都不錯將下

兩箇之謂都從第一箇之謂貫下皆有不可易之精思其三又將首尾二句并入中一句道字統作一件看一部中庸只明一道字故下節即接道字說去性者推道之原教者明道之事三句總以言道也只爲首句從天說來末句從聖人看出中間率性又人與物共有天有聖有人物故并合不攏丟開天與聖與人物但想此道爲吾之所固有只在吾身一看則天與聖人人物總在這裏中庸拆開說有此層次耳天與聖人即吾身是性命與教即吾身之道是看到此處亦先生階級翻桶底脫時也要亦只在因吾之所固有六字看得仔細便自七穿八洞

上兩句一滾出來纔有天便不得不生人物纔生人物便有此性纔有此性便有此當然之道一行百行中間更無停待安排處故不但命字自然率字亦自然命與率皆天之不已有不得不

然之妙。到聖人之教似由人爲。然必如此乃遥天命之本來。此聖人之不已。有不得不然者。亦即天之不得不然也。然此間却有一折。

羅萬藻文 聰明睿恭之德。一自然者相與動而動之。止而止之。中正仁義之極。一不已者相與大而大之。小而小之。此時欲強執氣質爲性。而已毫不能有其氣質。**評** 如此說。已落氣質矣。而復云毫不有氣質何也。且此時何時也。豈地時耶。大悟時耶。氣質不在性外。但不可指氣質爲性耳。**文** 天有命。亦天所恃以自生。而以生天之物生人。則源流本合。**評** 此却道着。然亦只講得生。不講得命。人生而知覺運動。與氣質萬變。原未嘗不是性。但聖人謂此未是性之最上同然處。惟就道上而看出健順五常之至善。乃天命同然之本。故曰天命之謂性。與孔子繼之者善。成

之者性孟子道性善皆一綫印合之理非有所輕重立說也**文**千子專言自然而不言不已則勢必專以氣質爲性以甘食悅色爲性矣**評**即自然二字便有正義有邪說謂性之善本固有自然非由外鑠此正義也若謂一切動止無非自然即邪說矣至不已二字又是一義與此處無涉即不已亦須分看指此理之不已則正義也但空說不已亦可扯入邪說去此文與中庸之旨毫不親切千子之評亦說夢耳

黃淳耀文立說以原性子思氏之教立矣**評**將聖賢書亦看成異端造立綱宗作用矣子思未嘗有教與孔孟一也**文**戾蟲亦有報本之性微鳥亦有摯別之性而物偏而人獨全**評**此句中不分別人物**文**順性而行曰仁曰義**評**將仁義看在後在外此病根也**文**今言其有生以前則不獨仁義非性雖仁義亦非性也

評大錯。此是其學之以無善爲宗也。文今言其有生以後則不獨仁義是性。雖凶邪亦莫非性也。評此是程子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意。然程子之云謂性有過不及而爲惡。從惡逆推上去。未嘗不自性來耳。胸巷見處。畢竟以生之謂性爲原以無善無惡爲極。說來說去。不覺流露宗旨。

文孟子翻來覆去。只講後一截天耳。若維天之命。於穆不已。純粹至善處。此最初一截天也。氣質安能雜之。評其意祇欲援天字來攙與性字者。然似云凡人莫非天。凡人事無一非天耳。與性字何涉。與天命之謂性何涉。先不識性字。因不識天字。無論其講後一截天。卽拙最初一截天來。總與題目膠粘不上。

氣質未嘗不是性。然非性之主也。孟子口之於味章。與程張朱子發明理氣之說詳矣。此非孟程張朱之言。孔子子思之言也。今

總一槩不信。只信生之謂性。作用是性。能視聽言動的這箇便是性三句。是其宗旨。所謂本領不是。一齊差卻。下面縱有一句半句湊合近似。總與這邊道理不相入也。

陳子龍文 人或生而神靈。自行懿美。或智昏萬物。質器頑闇。豈天有所厚薄於其間哉。**評** 宋諸聖賢于此辨之悉矣。人構自不去理會。胡叫喊耶。**文** 今吾告之曰。性本無所謂美惡也。於是始知天無可居之功。而命無可怨之實也。善乎莊生冶金之喻。此固知夫性命者也。**評** 竟反了孔子。何論子思孟子。無善無不善。陽明無善無惡心之體。直爲聖諦矣。善非生于正。拈出瀦香來。**文** 天者萬物之主也。而命者不可知之物也。**評** 然則命又誰主耶。竟以命字作質命命字解。但以爲新奇。不道徒見其俚鄙耳。總被無善無惡一說惑亂無窮。當時文人學識都如是。天下安得不

亂亡大樽先生君子也然其所見至此余故謂後世論人學術與人品當分看不得以其人而遂信其說亦不可以其說槩其人也

必兼人物言其理始盡不知何故人不肯說著

率字只在理上說不在人物用力上說

率不是用力字

率性之謂道原指理氣不雜時說上句中說

歸有光文由仁而後有惻隱焉由義而後有羞惡焉評惻隱四者情也亦所以體道者不可以貼道也駁推之至于水流物生皆此類也評兼物言極精千子以寛混抹之誤矣太僕此文不精細處在理氣之原率性是指理上事而氣在其中所謂自然者謂率字不說工夫耳先生欲講得自然二字微妙遂說入化機

自動。不知其然處。不知此只得氣上事。乃二氏之自然。非聖人所言之自然也。

率性之謂道。只說个道理本然如是。不是生安自然。生安自然。亦是下句中註脚。

羅萬藻文云云。評以自然爲性。天以率任自然爲率性。其謬自百出。中庸因言道者淆亂。故以天命率性本原正之。言此外非道也。文止知謂只要率真任性。道不妨各別。不亦異乎。

陳子龍文人道甚賾。然皆性之所有而率之。人何事焉。評只可謂率字不假人爲。不是人無事。文人之欲爲。天既已爲之而授之。評非欲爲。當爲耳。天如何爲。文四體之具。未嘗學問。各適所當。豈有所區而分哉。總同歸于安便。以習天道之既備。評率四體之性。便有聰明恭重之道。非謂視聽持行之安便爲道也。文要

荒之民罔嫻禮義何趨所能豈有所紛爲異哉然必同有嗜欲以衍人道于無窮【評】亦必不能離君臣父子之倫卽禮義也豈專以嗜欲男女衍人道哉【蹊】文章情欲俱爲貫通之勢文明昏濁總歸自然之宗【評】然則衆庶皆道耶但以無善無惡爲宗則必至於可善可惡可善可惡則善必不如惡之便利矣可畏哉讀書儒者而不明性理反相率畋依其類不至背人道爲禽獸不止天下文士以爲時文游戲耳吁此豈僅時文之害哉

【[illegible]】道可竊性不可竊云云【評】竊則俱竊不可竊俱不可竊如君言性卽可竊矣然而非也故不可竊也此篇千子評謂醇疵各半吾以爲大疵而無小醇其所謂性乃無位眞人也所謂道則翠竹黃花淫坊酒肆也正希與熊開元論道要得阿難見三十二相與攝入婬席時謬妄相等卽是此義不知其所謂性自

欲率之而不可以率者也。但看大善知識其所作爲定顛倒。則其所見之性。決非聖賢所謂天命者明矣。

性字非氣質之謂。率字非徑遂之謂。

看率字清。則性字清。氣質之性不可率。不可率者。非性之本然也。看道字清。則率字清。日用當行之路。即有不行。路未嘗不在。不行者。不過在上面過不及耳。故曰可離非道也。不可離者。率性故也。

脩道之謂教。此一句是子思全部總敘。上二句是此句楔子。此以下至終篇。皆所以脩之之法也。故此句須直承第一句說。禮樂刑政。即是天命之性。告子陸子靜王伯安以能視聽言動爲性。只爲脫却第一句。看仁義禮智。都是聖人強名設教。初非性中固有。即老莊剖斗折衡之旨。不知正因能視聽言動之性。非天性

本然率循不得。故須聖教耳。彼所謂性道乃聖人之所欲脩去

者也。若單承第二句。便墮此義、

【蒙世紬文】道之原在性。天之所以與我者也。稱人繼天之事。亦當

使人與有功焉。【翼】說來有憾。便無聖人也得。【又】古聖人治天下。

使天下無勉強之難。而亦不全與以自然之易。【講】說來有憾便

勉強也得。自然也得。其實不勉強爲得。且如何今與今試與之

看。【醫】率性固道矣。道之中猶有差忤也。【講】道如何有差忤。人之

氣禀不同。以有差忤耳。【又】率性皆道也。道之理亦不當若是多

異也。【講】率性之道。那得多異。彼蓋認氣質爲性。故以爲率之亦

多異耳。○只爲氣質有偏勝闕欠。便不能完此理之固有。故聖

人爲之品節而裁成之。不則天命或幾乎息。而道不行于天地

之間。此是聖人不得不然者。不是人欲有功于天而爲此多事

也勉強自然亦皆本乎天理聖人亦有不得不然者非聖人能
與之而易之難之惟吾作弄也他總見得真性以外一切是假
合故毫無親切之義

脩字只在過不及上說

人生品質各異非過即不及不能中道所以有聖人之品節所
謂脩也

惟聖人窮理盡性至命故能立天下之極天下人物細微無一不
備聖人性道中聖人原只在自己分上設施未嘗外假也

茨于子自記　中庸所謂天命之性乃指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處言
此孟子性善之源也此指最初處言尚未落陰陽五行氣質雜
糅處到脩道句乃有氣質之性在內若曰天者自然之謂也此
說出于道家夫使天無於穆不已爲之主宰而徒以氣機激盪

爲自然。則桃當生李。牛當孕馬。草當成木。人當胎禽。何緣春夏秋冬。飛潛動植。終古不易。**評** 自記甚當。然謂天無爲自然。猶有一半近似。至其文謂教爲聖人有爲不得不然之機權。則全謬矣。教雖聖人所爲。而因吾性道之固有。則亦同是自然之理。三句一串說下。中間只多氣質過不及一轉。聖人之教與天命之性。原無二理也。

又總自記 此節註雖兼人物言。然玩脩猶品節之也。則就人言處爲勝。不必以栽成輔相。將物字講過半也。且恐作成盡人物之性贊天地之化育題耳。**評** 照註兼人物說。本等不錯。忽又自疑其非。所謂見處不的也。穿牛鼻。絡馬首。水耕火耨。斧斤以時。數罟不入。何嘗不是品節。即似盡人物性。贊天地化育。理本合一。又何礙乎。

性道本不可分。但性上著不得修字耳。實則修道而性復在其中。看註云性道雖同。氣禀或異。則上二句一併注下此句。全部中庸。只完得修道之教也。

程子謂自天命至於教。我無加損焉。蓋道在天地間。人自不行耳。無存亡也。剝於上。復於下。桀紂所不能止息也。道如是。教亦如是。聖人之言。亦至今燦然也。害道者曰三教。教豈有三乎。則又從而甚之曰三教合一。嗚呼。其所謂三者。釋也。道也。秀才也。而無聖教也。其所謂合一者。釋釋也。道釋也。秀才亦釋也。而無聖教也。聖教遂亡乎。天地自若也。日月自若也。山川自若也。無存亡也。

自天子至庶人。同此道也。孔孟之後有儒名。則天下自外于儒矣。程朱出而有道學名。則天下之儒。又自外於道學矣。鄒伯常謂

道學之名立。異日禍天下必有甚于宋者。理不爽也。今人譏詆腐陋者曰道學。而村夫子。點講師。亦公然自命曰道學。則背天下而外于道矣。不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皆老儒也。道學先生也。則何儒與道學之有。

作君作師。教無異官。官失其職。而有孔孟耳。禮樂刑政。教無異事。事失其治。而有講述耳。

以道學立傳。古未有也。自脫脫作宋史。而名立。道學於是乎亂。

此等書不曾究心程朱之說。開口便錯。近人抄記得蒙引存疑等講章數語。便自以爲程朱。一經辨駁。礚著粉碎。一場沒理會。少開不得。不走入差路去。只看所讀所做文字。與這个異。但是口頭道得。筆下去得。紙上寫得便了。不道是生員切己事也。

道也者節

道也者起。便單說道。而性教在其中。此子思之意。非臆解也。

道不可離。因爲從性命中與生俱來。非由外鑠。我雖不明不行。道却未嘗頃刻離我。離道者至桀紂而止。然道終未嘗離桀紂也。

此雖承上注下轉接語。却是中庸絕大關捩。下十二章至二十章。皆發明此句之義。須從性命中說出所以不可離之故。纔見人自是不戒愼恐懼不得。若但將大擔子壓人。責人承當。非不與下意相照。却看得不可離三字已不著痛癢矣。

戒懼是統體工夫。兼動靜言。

工夫只是無閒。前後際如一耳。

此是君子統體操存心法。就盡頭形容其全身。不覩不聞而戒愼恐懼。則無時不然矣。

不覩不聞。是舉常存敬畏之盡處而言。見于此亦戒愼恐懼則無

時無地不然可知。看註中雖亦二字語脈可悟。自禪學亂儒以不覩聞爲眞體。遂謂君子專於此用工夫。聖學日湮矣。必從覩聞說到不覩聞。斯理方圓實。吾道精微處。異端心粗自不能入耳。

歸有光文 心者道之會也。心存而道與之俱存。心亡而道與之俱亡矣。**評** 如此說心字。纔是聖學。異端便指心卽道矣。

莫見乎隱節

上一節工夫是總冒。此節是細分緊關。分明兩節工夫。若作兩對說便不是。不覩不聞。乃語言之妙。爲包括覩聞以形容敬畏之謹。非謂專于此做工夫。亦非謂工夫到此乃妙也。愼獨節任交接頭上用力。獨就時地上看。非心中另有此件物事也。

工夫緊然兩節。但上一節是總段工夫。此節是逐處緊要工夫提

省界眼有此兩節。做時原只是一片。不曾拈一放一也。

上節是統體處。不專說靜。此節是分界頭上。亦不專說動。戒愼恐懼。是兼統動靜工夫。此節則自靜之動。分界之幾也。時文與上節對分動靜者非是。

隱者暗處。微者細事。俱在機候上看。註中的確分明。人多將隱微說人心境祕密處。卽近世獨字下加一體字以爲宗旨之謬妄也。故其語意又似誠意。又似致知。自指劃一番道理。于中庸本義不知說甚。

陳子龍文云云。**評** 隱爲暗處。微爲細事。皆指境候言。言此時此地似人所難見。然幾既已動。自家先見得分明難掩。已是莫見莫顯矣。今將隱微講在心術上。又以陰險祕巧當之。則是隱微定惡。而顯見定善也。隱微亦有善。顯見亦有惡。豈得獨抹壞隱微

乎。

楊以任文 夫人五官皆爲天用。百動皆爲命移。惟隱微之際。泠然自知。可以用天。忽翻一念。可以衡命。**評** 不的。泠然自知。仍爲天用。忽翻一念。仍是命移。君子正求合天命。未嘗欲用天衡命也。莫見莫顯。只在當下獨知中言。非指隱微之必至於顯見也。此節與大學十目所視節。人每說錯。

誠無爲。幾善惡。人生而靜。但有至善。感于物而動。然後善惡形焉。惡之生也。其在動之微乎。故君子愼獨。審其機也。此二句卽十目十手其嚴之意。見幽獨之可畏如此。莫見莫顯。正指隱微非對待推極也。

愼獨是動靜之交。不可竟說是動。

愼獨只在動靜之交接處又加謹耳。蓋此是惡初生處。斬根須在

此也獨只是已意已發而人猶未見故朱子謂對衆人時亦是獨。

問徐選評云靜存動察是學者入手兩事然究極之善動實本于善靜世之善處靜者只是氣機偶息耳而亂動之根本未嘗泯試以晝夜驗之人心無事時比有事時爲靜而睡則尤靜人心有一掛念躁想則睡不去無間見思慮寂寂寧機此靜境也而夢中顛倒昏亂一點靈性爲濁氣所掩渾如死人則可知日間靜時之靜亂動之根本未嘗泯如龍谿所謂日間養得清明夜間夢亦清明日間攪得昏雜夜間夢亦昏雜者以此靜驗彼靜脗然可見大人之一心夢中尚不能自主矧疾病乎疾病尚不能自主矧死將乎思及此未有不惝然自失者學道者試參之其說何如曰工夫確然兩節然却不是動靜截然兩對戒懼是

統體愼獨是細分。於關頭緊要又加謹耳。若截分動靜是漸襯開時反不用戒懼耶。聖學隨動靜做工夫。使此心敬謹凝一無間耳。無惡動求靜之理。曰。周子之主靜。程子喜稱人靜坐。非歟曰。此非彼之所謂靜也。動靜有就理言者。有就氣言者。有就時地言者。周子之主靜。以理言也。正恐人錯會。故特下本註云無欲故靜。程子喜人靜坐。喜其人內求不外馳耳。亦非以靜爲教也。若龍溪之所謂淸明昏雜。却只就氣上立脚。二氏之徒。稍有工夫者。即能於死化疾病睡夢時。了然不昧。他便道是極頭了。士人亦以此惑之。不知此只是氣上事。所以他這些子。只好在靜處玩弄。纔到動處便擾亂。用他不著。故分動靜爲二。而惡動而求靜。可知他淸明之時。其昏雜之根本未嘗泯。故聖賢勿貴也。若周子之主靜。即程子所謂動亦定靜亦定廓然而大公物來

而順應酬酢萬變而主宰嘗肅。故其靜非晝夜昏明之可擬也。

學者知此。則彼說之不足恃自明矣。

此章從天命大原一直說下。故愼獨在戒愼恐懼後。若學者下手次第。卻須先從愼獨做起。看末章自見。

喜怒哀樂之未發節

歸有光文 夫人之所爲心者性情而已。而天下之道在焉。**評** 與說則云所爲性情者心而已。

和易見中難說。故中字就喜怒哀樂四字而指其未發爲言。借有象以明無象。猶孟子就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而指仁義禮智之固有。故由和見中。由中達和。不爲混亂。若俗說謂已發一如未發。見和即是見中。此卻是胡說。兩件都不懂也。

喜怒哀樂。借來說性。猶孟子之以乍見說仁。都是實有

健順五常是性。即此性之具於中而未動處謂之中。與太極之無極相似。非性之上另有一件中。猶之太極之上非更有無極也。異學指心爲性。以生謂性。必去理而尊氣。遂認仁義亦屬後面事。而於上面別指其虛活難言者當之。不知此却是仁義下面東西也。這裏正須明辨。

章世純文云云。**艾千子**未發之中。自戒慎恐懼來。使無戒慎恐懼工夫則發必不能中節。發不中節。則當其未發非中也。如人之病瘧。當其未發瘧症常具。可以謂之中乎。且未發性也。非時也。如以時。則人有未發之時乎。惟有昏睡耳。然夢中亦有喜愠矣。大力認未發作時。是以有浮遊罔象不盡絕之說。**評**千子硬主要根戒慎恐懼來。故其言如此。若必待戒慎恐懼而後有中。則亦將必脩道後而有天命之性乎。瘧者病也。不可以喻本來臟

腑之中和也。如其言，瘧之病，必待服藥而除。病除，然後臟腑有其中和。是已然則不病瘧之臟腑也，須服瘧藥而後中和乎。其說之謬，不待辨而知，不足以評大力文之是非也。第大力文所言未發，乃禪家前後際斷，萬象森羅，空洞無外，虛白清鏡，火珠靜月之見，與俗人平旦夢覺，懵然無知之象耳。非中庸所謂未發之中也。學者於此細體會之自得。

歸有光文 云云。**艾千子** 此文膾炙人口久矣。然吾終病其于戒懼慎獨上欠一截工夫。蓋此養成性體，非偶然合節也。**評** 千子于此節書看得幽恭。硬主張要根戒懼慎獨，故其言云爾。後且從而和之，眞吠聲之類也。此不指養成性體，亦不說偶然合節。是言人心性情之德，其本來道理如此。偶然者，豈能皆中。養成者即下致字中事，養成乃復得此和，非本然之和也。太僕文之佳

正在中節處說得自然人皆有之耳其後不徃坐回顧未發他作謂已發處即是未發已屬牽扯混話此却謂不得不發而未發本體不與之動更不成道理如此則性情有兩件作用而所謂發者即屬妄緣所謂中節亦涉外假矣此則太僕過高中疎處也。

【發簡辨發】云云【闢】即已發內有未發是野狐禪亂道雖發而本體乃寂是外道打成兩橛話學者奈何粗淺至此此說原于陳湛以慎獨獨字爲心體之妙皆聖經之蠹賊學者不可不辨也。

【金聲】述人之生無不自天來者一入于天下而順之有喜觸之有怒云云【評】生即入矣天下非天乎何惡乎其入也且問從何日入來【駁】未喜未怒未哀未樂固即其能喜能怒能哀能樂者【評】二語好然能字即是病根認作用是性也【文】或喜或怒或哀或

樂乃即其應喜應怒應哀應樂者。評 應字便的當然他說應字却從心起。文 以未發爲發而其所發之地仍與萬物相忘于未發之天。評 互說極混他只要打成一片說要之發而皆中節五字即非其所喜文 役于喜怒哀樂則失性離于喜怒哀樂則終無性也。評 二評未嘗不是而其所主却差。其大謬總從告子生之謂性一句得宗不覺弊病百出所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也

鄒弘文 道之名大著于天下。而中和之謂亦可以不立矣。評 性教中和等。本固有之理聖賢爲之分別指示非不得已强立名目也。由斯言將道亦强名。不至無善無惡不立文字不止矣。文人于平實少理會則必求之過高以自大纔求高即浸淫于異說而不自知。多此弊也。

孫爲儀 中即性也。和即道也。有謂未戒懼慎獨止可謂性可謂道。

不可謂中謂和說本大全小註及艾子定待然似岐【蒙】性道是人物各得之總理中和則人心中自然性情之德謂中即性和即道亦範統在未戒懼慎獨止可謂性道不可謂中和此直是艾南英亂道大全亦無此說惟開朱子者有心存而寂感無非性情之德一條及陳安卿云須有戒懼工夫方存得未發之中須有慎獨工夫方有已發之和數語皆就學者講工夫已是致字中事言中和雖固有之德然不致亦不能有之耳非解中和本義也如艾說則下文致字又如何著落依他道則應云致性道不應云致中和矣或云艾意謂致此中和於天地萬物是推極其用之意曰然則應云中和致於天地則位致於萬物則育耳亦不應云致中和也總之亂道則不特理不通文亦通不去矣

千子解此節必根戒懼愼獨。最爲不通。渠云中非戒懼。何以能爲天下之大本。不知中果必從戒懼而有。則或有或無。或全或虧。亦何以爲天下之大本哉。蓋渠將天下字看作功用。故其謬不可醒耳。

千子只誤看天下二字。爲此二字所震。便不難遷就書理以湊之。不自知其眼孔淺。心發粗也。天下之大本達道。總只作一箇道字看。

艾千子謂不根戒懼愼獨。則不可謂天下之大本達道。只誤看天下二字是張皇字。不是切實字耳。乃云若要指心體。則常人皆大本達道矣。不聞常人皆能位育也。則其謬更甚。常人原皆大本達道。原皆能位育。但不能致中和耳。又云禪宗盛行。乃有不由工夫直譚本體之說。此亦不然。中庸言道體處甚多。非必說

工夫也。禪宗亦自說工夫。但自有彼之本體。彼之工夫。非吾之所謂本體工夫也。至謂楞嚴之理甚微。可存作性命別傳。不可强入四書。餘姚以之講學。未嘗作四書講義。然則千子之視與說。原可以並存。但不可作時文用耳。是千子不特不知佛與餘姚。原未嘗知章句。不特不知楞嚴。且知之學原未嘗知時文之可以明道也。

旣戒愼而後可名曰中和。則中和二字中已有致字矣。下致字不幾蛇足乎。

致字工夫。上面兩節已說得精盡。只消直接位育二句。而中庸又特下喜怒哀樂一節。正見性情之德。具於人心。人人所有。初非與事而極其功。即至位育。其示人之意深切如此。

致中和節

離第二三節講致字者。邪說也。卽第二三節是致者。淺說也。註云。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自愼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可知有多少次第境界在。

致字若說得自然。連上節都錯。但說下手一節工夫。便到得位育。若不是君子。竟容易至此。但粘煞君子現成身上。又不是緊接上節吃緊爲人語意。蓋中和只是此中和。工夫亦只是戒懼愼獨。於戒懼愼獨中。做到積累純熟極盡處。纔叫得致。纔有位育效驗。若云君子戒懼愼獨。天地位。萬物育。卽粗疏矣。

致字是就戒懼愼獨積累純熟到極盡處。方有此效驗。

致字從戒懼愼獨推至于中和之極而言。若未到極處有一分中和。亦必有一分應驗。但要到位育。則非致極不可耳。俗解似一

戒懼愼獨便了。全無實際。安得不以位育二句仍納入性體中胡說乎。不知註中自戒懼而約之兩段中。工夫層級正存在。以位育爲盡頭實證耳。

上一句是工夫盡頭。下二句是效驗盡頭。分明在事上說。註中天地萬物本吾一體。是在題前提明所以然之故。不是仍歸結天地本原也。時文每云吾性中之天地位。性中之萬物育。皆墮魔界。但亦有致中和而位育之功不盡者。此又係時位爲之。故朱子曰。但能致中和於一身。則天下雖亂。而吾身之天地萬物不害爲安泰。其不致者。天下雖治。而吾身之天地萬物不害爲乖錯。其間一家一國。莫不皆然。曰吾身之天地萬物。卽實指天地萬物。非懸空語也。然須知此節大旨。是推盡聖神之能事。學問之極功。位育二字。究以平成咸若爲正。如射者之的。行者之歸。

正要賢接引之意，莫淺小看却也。

位育是實事，不是懸空影響，如二氏寓言。註中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六句，乃推論所以相應之故，非即此是正義，一了百了也。時文誤認此意，反以實事為粗，要將位育倒縮入內來，不道求精得粗，只為忘却故其效驗至於如此八字耳。

位育是實地效驗，偏要說入性中，真說得三界唯心，總不是中庸境界。

實見得天命原頭，天地萬物總作一例看，無非本分內東西，位育二字，只在日用證明，不是祭虛頭弄大話始得。

位育是實事，此理先信不及，不得不倒說入空虛去，只看末世擾汨陳，災沴天厲，上下咸失其所，不可謂非聖人之咎也。若得箇聖人出來，從頭經緯一番，其氣象又何如。若謂今日天地萬

物未嘗不位育。即是漢唐以後之天下未嘗不三代。不知聖人之所謂位育。不是此境界。所謂三代之天下。亦不是此境界。讀書人胸中。須先有此境界始得、

育德秘文云云。評天地位句信不及、只有萬物育還好講人功。於是只在這上面說。於是只說氣。只說萬物育、便是天地位、育萬物。只說幾箇蟲蟓、位天地。只說幾箇節令。秀才淺陋至此。只坐以理學書爲迂腐、不去理會故耳、

照定註中心氣二字詳發。位育方有個著落。位天地育萬物。與天地位萬物育分別萬字義。解入微方是千了百當、

兩焉字極有理會、不是如何去位育。亦不是他自然位育。只看日星災變。山川崩竭。人物妖異。天下有道自稀少。到無道時自頻多。天人相與之際。非偶然也。不然。以法推之何嘗不是一定之

數。又何必修省補救乎。

戒懼以致中。愼獨以致和。故位育分屬。此對待之理也。戒懼兼動靜。愼獨在動幾。猶敦化之於川流。故萬物統乎天地。天地又統乎天。此一貫之理也。

仲尼曰君子中庸章

首節

仲尼曰三字。是萬世之公。若徒作尊祖義斯淺。

君子之中庸也節

論文 道統之亂也。吾未懼于人小人。而先懼其出君子。**評** 君子之中庸也何。其實止與小人對勘耳。出君子便是人小人更無中間一種。**艾千子** 題止如此。**評** 題止如此而文能副之則是先民第一種文字。吾所不愜者。正恐題未必如此耳。問如何見不

如此。曰。小人之中庸句。明註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看此文意。要將小人說高一步。不欲增反字。便是不如此處。曰此是看對面不同。曰。對面不同。則正位亦走樣。細體認自見。

君子之德。兼性學說是。

看註中君子曰德。小人曰心。則德字自兼質學講矣。

君子以德言。後來學者都在此住了。須知這上面正難。

湯霍林 君子時中。分兩層不得。然又不得合講。**評** 自文明下而字一轉。故註中特以又字濟之。如何分兩層不得。此正講圓融悖傳註之說也。

陳子龍文 以時中為用。則先貴于立本。**評** 此章引聖言以釋中庸。其意注重時中。文却倒縮重君子。於理無礙。實失章旨。蓋中庸所謂時中。乃從戒慎恐懼而得。於君子又進一句說。故加而字

一轉。所謂君子而處不得中者有之也。大槪將時中看做君子應用機權。故反輕置耳。

時中二字拆不得。

君子只是說个好人。時中只是說个做得恰好的事。無忌憚亦只是不中庸耳。諸講射定無忌憚講。方見重而字。時文多放開說隨時。脫却戒慎恐懼。已落無忌憚一邊去矣。

君子不頓斷。而字一折不分明。而字不出。時中卽不從戒慎恐懼得來。不從戒慎恐懼說時中。卽與下無忌憚無關會矣。

時中與無忌憚正相對。中字本天來。不本心來。惟君子無時不戒慎恐懼。故能隨時處中。若但作達權通變作用看。却正是小人之無忌憚。小人也不是一味狂獗。他也見一種影子。只是憑心起義。不知天命而不畏也。鄙倍成事功。已離天則。他何嘗不自

以爲時中。所謂本領不是。一齊差却也。

時中正對無忌憚。若將戒懼意講入君子二字。而下截只道得个時字義。亦解題未精融也。

只加一箇時字。便藏得箇庸字。註云。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正還庸字下落。若只作因時爲變。不討得戒懼源流。即是後世講作用學術。未有不流于無忌憚者。中字兼中和。時中兼中庸。中字根戒慎恐懼。方是一滴歸海。水脈不漏。

時中註有二意。曰隨時處中。是逐時戒懼。就君子自修說。曰無時不中。是統體戒懼。在現成看君子說。

徐爲儀 君子之德。是戒懼致未發之中。隨時處中。是慎獨致已發之和。小人反是。非以時中爲戒懼。照下無忌憚也。照無忌憚。當以慎獨對耳。說約按註君子知其在我三句。是時中上一層話。

推原其平日也。而無時不中一句。方是正說。小人不知一句。對君子知三句。不戒懼意已在裏面。則肆欲妄行二句。對無時不中一句。不可以無忌憚對戒慎恐懼。存疑說是。又爲通之。此解最確。【評】註先下中無定體。隨時而在。然後云君子戒慎恐懼而無時不中。先講時中之理。而後說君子之所以時中。則戒慎恐懼。正解時中以對照無忌憚。非推原平日。林次崖顧麟士之說皆誤也。蓋時中只在事理上看。即首章第二節註中所謂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者也。惟戒慎恐懼。乃能體得此理於己。無時不中。即所謂常存敬畏而不使離於須臾者也。故程子朱子皆只說戒慎恐懼而不及愼獨。縱有意在愼獨只說事幾交接頭上尤要加謹。戒慎恐懼兼動靜統始終而言。時中者。無適而不中。亦是統體說。不指交接頭說。故謂君子貼

戒愼恐懼而時中貼愼獨。不可以戒愼恐懼對無忌憚者皆誤也。

子曰道之不行也章

人莫不飲食也節

此如詩之比體。說飲食。使是說道。牢讐而喻。神味無窮。纔見指點領會之妙。句見近文通篇未講道字。後承上文至末畧點意趣索然。或則飲食與道夾說。則已分而爲二。非比喻體也。下流有實做飲食是道者。又癡人夢語。不止腹痛矣。

陳紫峯曰人莫不飲食昔法。與此天地之所以爲大段同。若必從飲食轉到不知道。又癡數層矣。贊天地。正是贊仲尼。說不知味。卽是不知道。語正復不同。彼是以彼譬此。此是以小喻大。仲尼天地分明兩大。說天地卽是仲尼。故補仲尼促成蛇足。飲食與道

分不得兩件。然竟說道不得。即就日用中舉出一件以譬全身。

言外有結所以不明行意。故必須轉出道來。正在層次賓主分明耳。陳說非是。

雖不知味。究竟飲食。當飲食時。其味自在。何嘗離得。只人自不去領略。便失之耳。程子所謂似從脊上過也。飲食是日用。味只日用中道理。此等指點最親切。是比喻。却不是比喻。兩也字。道味深長。其首末敘。試緩念之。便得明道言詩之妙。若將道字夾和譬說。或于道外另講。不是對埨說相喻。即是畫蛇添足。語脈盡失矣。

飲食喻日用。飲食之味乃喻道。人都混過。上過不及。乃道之所以不明不行。此不知味。乃人所以過不及之由。上智愚。在知行之知說。此知味。在覺察之知說。能覺察。然後能知行耳。人亦都混

過。

知字非知行之知。統明行而言。乃提撕省覺意。即孟子所謂弗思耳矣也。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章

中庸引夫子之言。以明行道之必本乎明。乃此章大旨。

此章是言道所以行之故。即可悟大學知止節。及孟子智譬則巧節之理。

此根前章知者過之而言。知如舜。非可及已。然其所以大者則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其知而不過如此。全重過一邊說。然又須知執兩端用其中。非聖人之權度親切不差。何以與此。則無不及不待言矣。

知得一分。行得一分。知有一分不到。則道有一分不行。此行道之

必由乎智。而智必求其大也。一人之大有限。合天下之善以爲智。故大不可量。此舜之大足以爲法也。

明道必須知。知必不自用而取諸人。此中庸意也。以舜之知。然且不自用而取諸人。所以爲大知。此夫子意也。要之舜之生知而又知此。故成聖人。學者但能博學審問愼思明辨以求知。亦可以至聖人。其歸一也。看註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若說舜止靠此以爲知。又抹去聖人界分矣。須兩邊說透。

惟大知能取諸人。亦惟取諸人而智益大。

舜本自知。又能合天下之知以爲知。故曰大也。問察四句。正見其大處。非舜之所以爲知處。看註云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便得此意。時文竟似舜單靠此以爲知者誤矣。

舜能不自用而取諸人。所以爲大知。然其所以能知此者。舜固自

有其知之本也。而又擇之審如此。此其所以大耳。非全無己知而恃人以爲知也。看註中然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二語自明。

其不自用而取諸人處。都有聖人本分在。不是單靠衆人也。其好問好察。隱揚執用。不是大智。如何能有此精切不差之權度。但有聖人權度之精。而又必不自用而取諸人如此。此其知之所以尤大也。

舜好問而好察邇言。此舜字即統下四句。與末句作呼應。若粘住本句便非。

此章重行處意多。四句直注到用中方住。好問好察。只收拾得中之作料耳。

問察只是無遺。

歸有光文　取善貴公。而不能精者。亦同歸于私而已矣。評　此言甚精。可見好問察邇處。便是聖心之知。

兩好字難。正是舜之所以大知處。

問察以成大知。無不解道。正惟大知故能好問好察。此一層不透則兩好字無精神。亦說不著大舜身上。

好問察處。正是大知。說做疑了問。不是舜之問。說做沒緊要問。又不是舜之好問。

四句逐節蛻出。問之中。雖邇言必察。是蟬聯兩層。若看做平對兩件。而字便不透。

邇言中正有善惡在。善之中又有兩端在下文一步緊一步。

陳子龍文　持善惡以用人。云云。評　善惡指言。不指人也。若人之惡者。則四凶堯所未誅而舜誅之。聖讒說殄行。侯明撻記。象刑惟

明豈得隱哉。不自用而取諸人。亦謂用善言。非用人也。不體認註義都成亂道。

執字極方。須看得圓。兩字極板。須看得活。端字極偏。須看得全。

兩端都只是善邊事。於此擇取一中。乃所謂至善也。誰是衡辨之意。

惡者已隱。則兩端皆善也。擇其至善者。即中矣。非兩端之間別有中。亦非渾化兩端以為中也。

此兩端不是兩頭。只兩樣相似。皆善也。於兩樣中審擇其至善之一。即謂之中。非即始暨終由小推大之謂。混論語無知節兩端義不得。彼兩端有中間。此兩端無中間。

兩端都是善言。其惡者已隱矣。即善之中而有兩端之不同也。中即就兩端而擇其至善者用之。非調合兩端而為中也。

用中不是參和。

執是執，用是用，若謂不必分析，不但不識文字，并說壞了道理，自己憒憒猶可，直是誤人不小。

聖人所以不自用而取諸人，只為中無定體，恐有未盡，而求之衆人邇言。正為中不離庸也。可知道只得中庸，大知乃所以行中庸，此作傳微旨也。

歸有光文 中道散于天下，惟擇之審而行之至，則天下之中，聖人之中也。**評** 子靜伯安不肯此句，故終身墮魔外而不悟。

子曰人皆曰予知章

陳子龍文 云云。**評** 此章重下半段，見明道必須智，然必仁能守而後見其智之能擇，以起下拳拳服膺勿失之義，上半段乃比興體，與中庸之明行無關係，即上半子知，亦不過自以為察知禍

患耳。初無以智害人而反受害之說也。
知水火不可犯而姑復犯之者。究不知水火也。知烏喙不可食而
旋忽食之者。終不知烏喙也。

子曰回之爲人也章

正爲上章能擇不能守者指示一个樣子。與舜大知章同例。呆贊
顏子。便失其理。得一善。正見顏子所擇守無非中庸。不是著向
一善上說工夫下手也。

得一善只是一二之一。有將一字說入玄妙者大謬。

一善說得太玄奧者固非。一善說得太輕率者亦非。

服膺不徒是心上記得而已。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章

道是中庸。却說不可能。則過者止矣。道是不可能。却只是中庸。則

不及者跂矣反覆玩味言外之神方恰得箇中之意

子路問強章

子曰南方之强與節

一望三與字平也然翫抑字語氣則而强與南北之强自見側勢又細翫南方之强與北方之强又自有側勢此無他只緣意中先有一子路在

故君子和而不流節

和與中立與國有道無道側看不重重在不流不倚下半橛乃是君子之强處

歸有光文云云**戈千子**將文以致中致和爲此節和字中立字滿紙可厭存此正之**評**立言自有淺深道理初無內外如此節和與中立自與首章中和迥然兩義牽扯附會不得先儒之說具

在于子之評甚正後有評云中和無兩義此從涉世言耳漫從粗淺處說起恐涉末世纇銅時節義餘論故必須說本體此種謬論直是强作人言旣聽從涉世言則不當從本體說明矣惟其從粗淺處說而强之本體精明醇切乃見談理之妙如此即涉末世餘論何害若必以說人心性爲內爲精以事物世故爲外爲粗則全非聖賢道理此是不通秀才見識

時文不通使學庸白文竟亚用一字不得如和與中立與中和之義何涉而近文每見搆捲不知此中立二字不可拆也

强之矯亚在下半截而字不透則大意不得中立與不倚都看做一片矣

兩而字有分看側串看合併看顚倒看之理

讀書流有二弊知人之不足禮也而故諧之其流爲玩世知性

之無可制也而故逐之其流爲蕩情評晉人高處總不出此弊而陸沉由之至今中于士大夫之心而塗毒生民者也

中立尚有私見客氣在

子曰素隱行怪章

首節

餘攷彼盖以平淡無奇之說不足聳一時之聽聞也而必出于非常可喜之論評後之著書立說以簧鼓一世者其心曲被此道蠱

告子遺說至宋而忽猖子靜一宗至明而大熾告子子靜當時幸有孟朱闢之力辨之明然且後世有述如此若良知立教至今曾未有孟朱者出雖困知記讀書劄記象山學辨閑闢錄學蔀通辨諸書未嘗不指斥其非然皆如蜀漢之討賊其號非不正

而力不足以勝之其流毒惑亂正未知所屆耳願天下有識有志之士共肩大擔明白此理

君子依乎中庸節

依乎中庸句緊對索隱行怪或承遵道或雙承上二節皆錯也中庸雖兼過不及然却只對過一邊說看註中而已語氣自見依字是不離此做工夫戒懼慎獨正在裏許

總結上兩節註中雙承甚明依乎中庸二句平分直下唯聖句總對弗爲弗已曰文語勢亦甚明自胡雲峯倡說側重遯世句乃云依乎中庸未見其爲難將兩句强分難易他看得依乎中庸與遵道而行無異直是心粗不知聖學大段全在依乎中庸內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正是依乎中庸達天自得之妙兩句離說不得一分輕重連遯世不悔亦不切聖人分上矣

唯聖者能之。即所謂中庸不可能也。對照上過不及兩節。緊承上兩句。乃見能字全理。註語甚分明。若只贊不悔遯世。何足云唯聖能乎。

自仲尼曰君子中庸章至此。爲一大起結。總以明中庸之義。言過言不及。中庸之所以失也。言知言仁言勇。中庸之所以明而行也。知必如舜。仁如顏淵。勇如子路。分言德之成也。統知仁勇之全者。其惟孔子。故開端以民鮮能起。此以惟聖者能之結。照應分明。中間鮮能知味起舜之大知。不能期月守起回之爲人。中庸不可能起子路問強。皆一能字作線。直至聖者能之能字總收。以仲尼曰起。言中庸爲孔子之教也。以此章結。言必孔子而後謂之能中庸也。故此章純是說孔子。不是泛講過不及兩種人與空贊君子也。上兩節重在吾弗爲吾弗能已兩句。若三節

末句颺開。却正是孔子全相。收拾上八章過不及知仁勇在內。

他人轉說轉遠。似于前面數章作複沓語矣。

呂子評語正編卷三十八終